

中

國

歷

史

寶

庫

治亂嬗替

魏晉卷
曹文柱著



替 嬪 亂 治

卷 晉
著 文 柱 曹



中 華 書 局



中國歷史寶庫

主 編：柴劍虹
叢書策劃：鍾潔雄
責任編輯：盧建業
美術構成：Ncilia

治亂嬗替——魏晉卷

□

著者

曹文柱

□

出版／發行
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馬坑涌道5B-5F 2樓

□

印刷

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

海濱工業大廈4樓B1

□

版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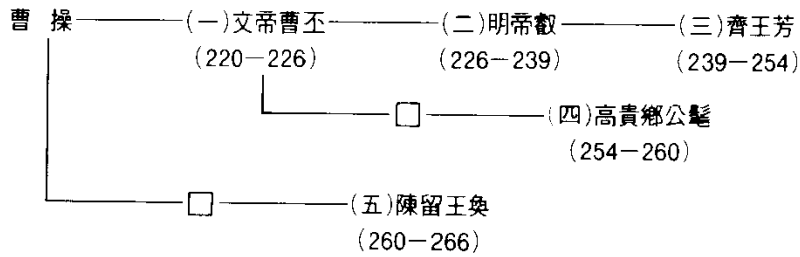
1992年10月初版

©1992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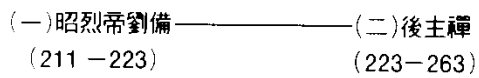
□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 231 664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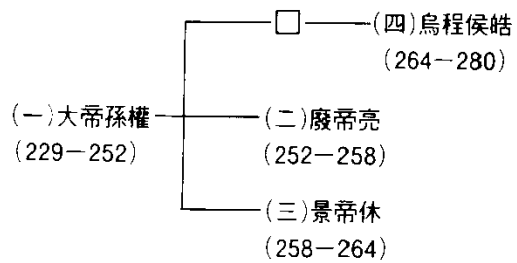
魏 帝 系 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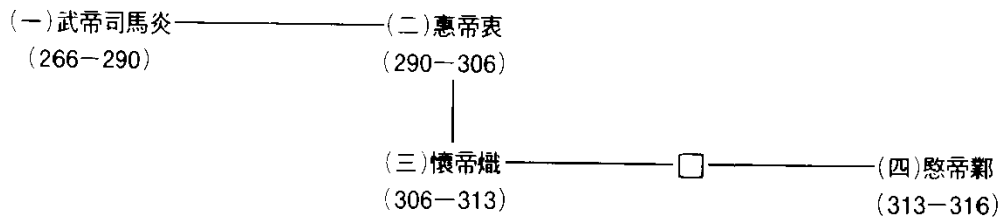
蜀 帝 系 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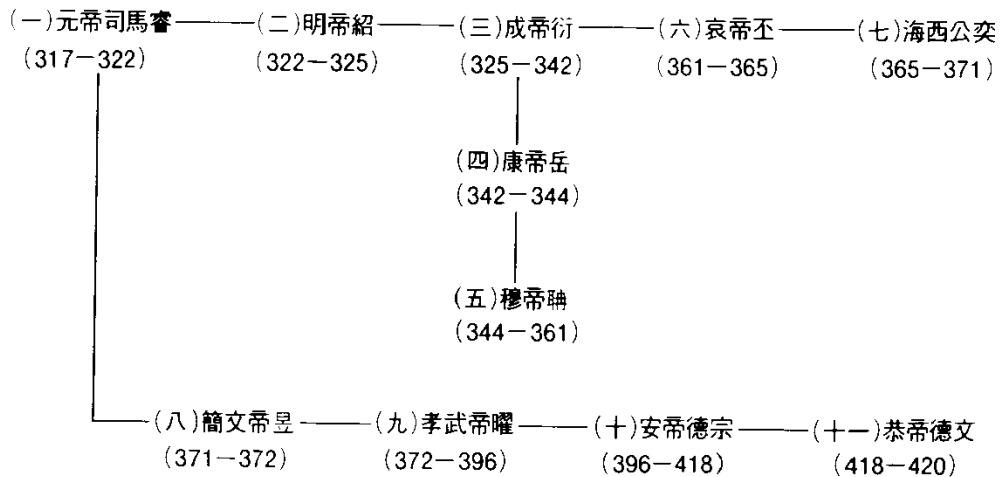
吳 帝 系 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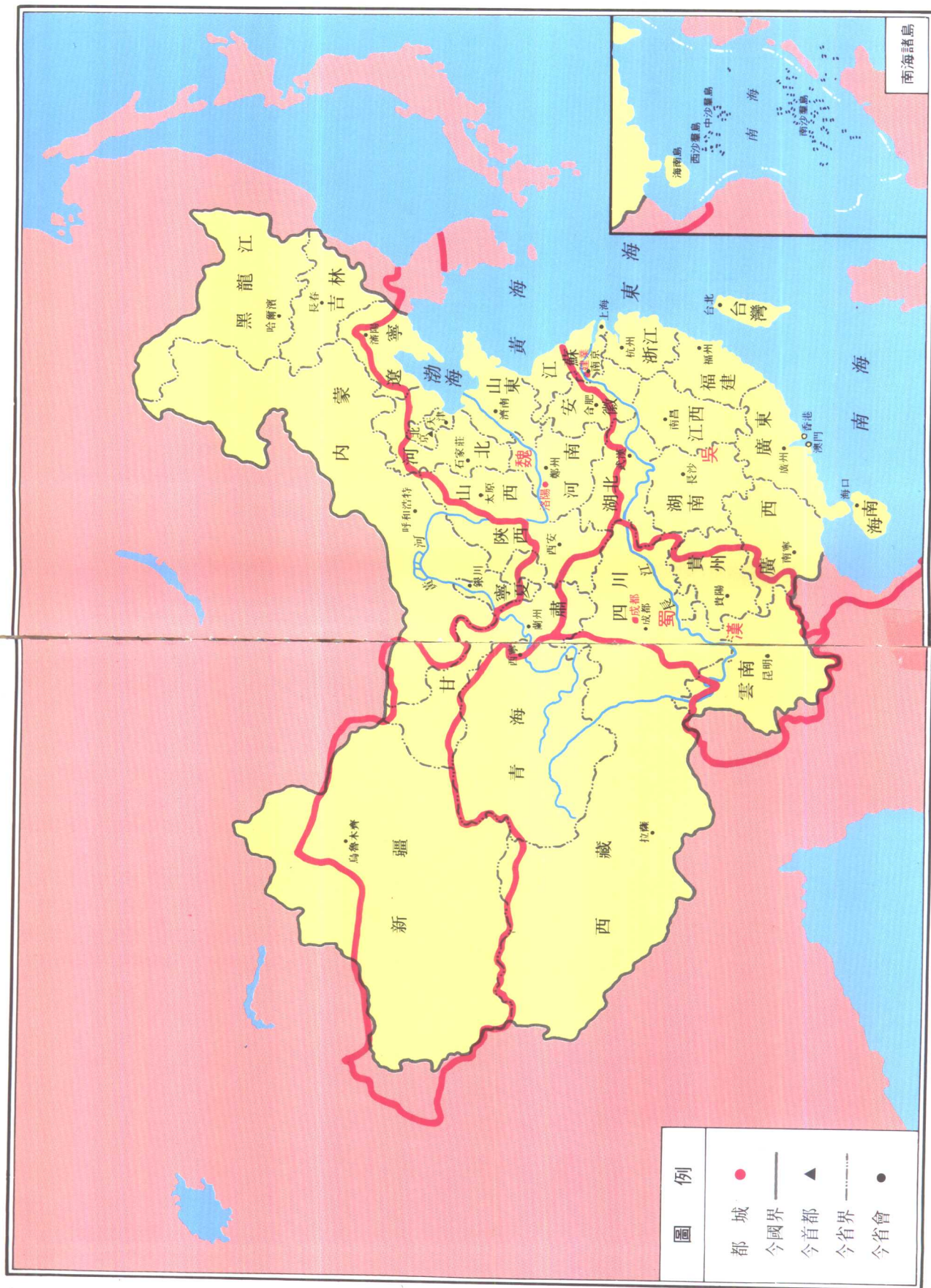
西 晉 帝 系 表



東 晉 帝 系 表



三國時代疆域圖(262年)





歷史現場

魏晉服飾

魏晉時期的普遍審美觀，與中國歷朝不同，緣於這時是一個注重人的內在美多於外在美的時代，是崇尚人格、氣質、談吐及外表皆優雅超脫；比較排斥外在華美瑰麗，甚至過份裝飾，但缺乏氣質的時代。反映到衣服上，是衣服皆寬鬆自然，無所束縛，長長的衣服，寬大的袖子，在腰間束一絲帶，令人皆如迎風而立，飄然若仙。魏晉衣飾的這種特色，被稱為「褒衣博帶」。



魏晉貴族男女服裝
(顧愷之《列女圖》)



魏晉平民服裝（男）



魏晉平民服裝（女）



歷史現場

竹林七賢

魏晉時代的竹林七賢，以其瀟灑不羣、悠然自得、不顧世俗眼光，博得了後世的稱羨與唾罵。魏晉時代對於文人，除卻充滿亂離的感傷以外，

也是一個惶恐度日的年代，宗臣對文人的輕言

殺戮，便充滿了威嚇性，在世事與人事倆

茫茫的氣氛下，文人惟有率性自然，甚或放浪形骸，

以作為對社會的反應。在竹林七賢與榮啓期的磚畫拓片

中，可以看到，袒胸露臂、坐卧隨意

的一羣文人，彈琴、喝酒，皆隨意而往，不拘一格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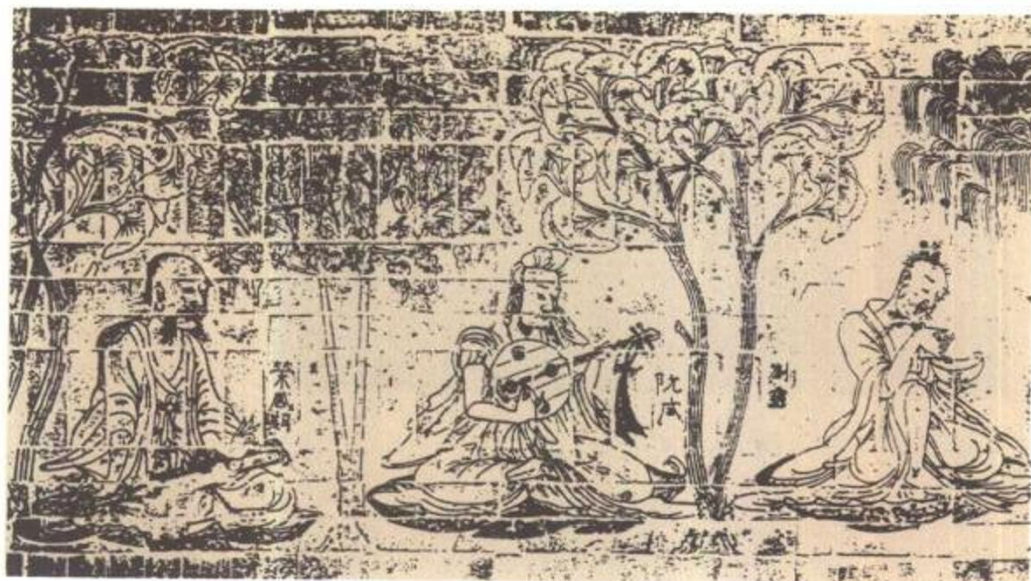
表現了當時世態與士風的一面。



王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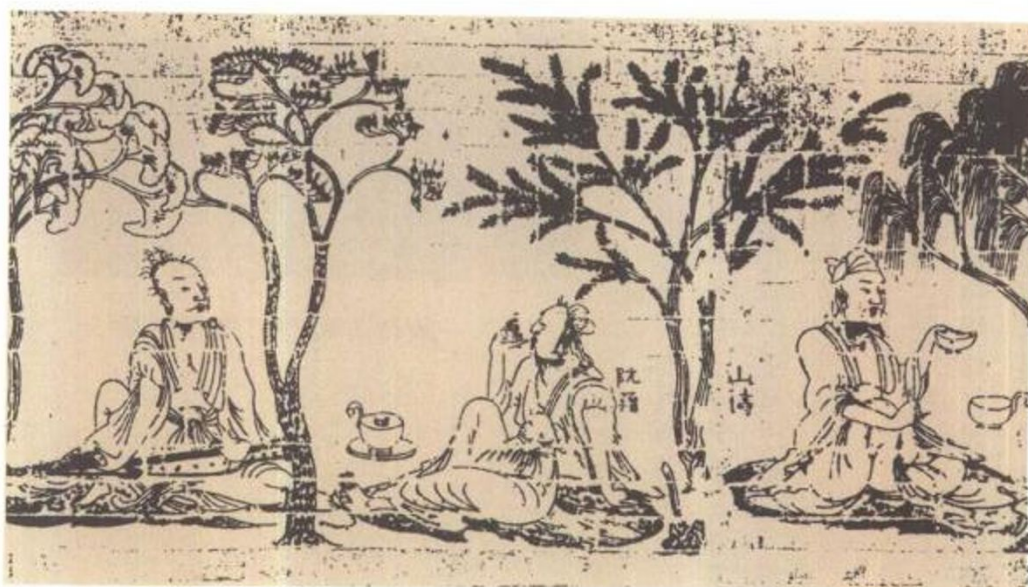
向秀



榮啟期

阮咸

劉伶



嵇康

阮籍

山濤



歷史現場

三國時代古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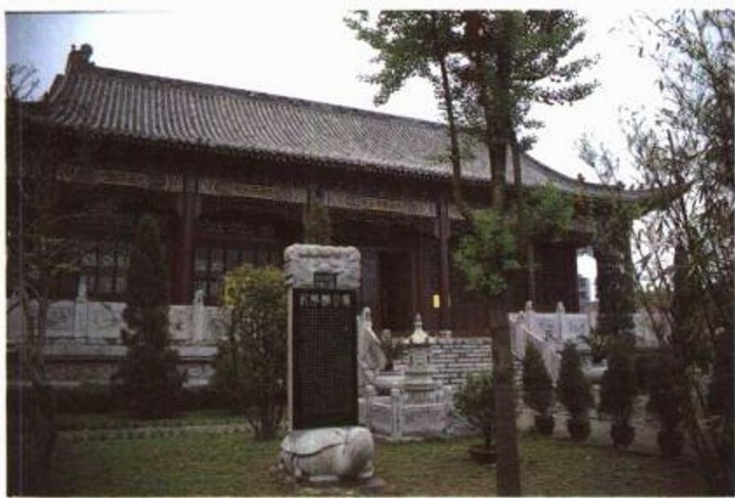


荊州古城牆（湖北江陵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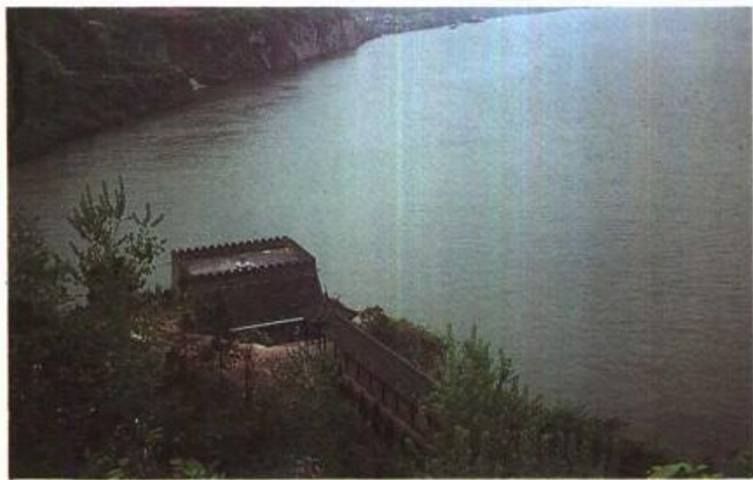


荊州古城門（湖北江陵）

三國時代，有無數令人懷念的人物與事件，至今仍津津樂道，魏、蜀、吳的三分天下，你爭我奪，史蹟留存之多，今日的湖北省可說無出其右。荊州古城（今湖北江陵縣城），是兵家必爭之地，「劉備借荊州」的故事，膾炙人口，現今的城門與城牆，帶有濃厚的古風。關陵（今湖北當陽），為關羽屍骸埋葬之處，關陵地勢扼沮水之口，面向大江，景氣森嚴，令人肅然起敬。



關帝廟（湖北江陵）



關陵（湖北當陽）

歷史現場

馬鐙



在馬鐙發明之前，古人騎馬，無論是代步或征戰，都是一件苦事，因為雙腳懸空，只能用雙腿夾緊馬身，手抓馬

的鬃毛才可防止跌下。公元三百年左右魏晉年間中

國人發明了馬鐙，使騎士雙腳有踏實處，雙手的運用更可以揮灑自如。東晉時期，馬鐙成為騎兵部隊的主要裝備，騎兵更成為軍隊中的主力兵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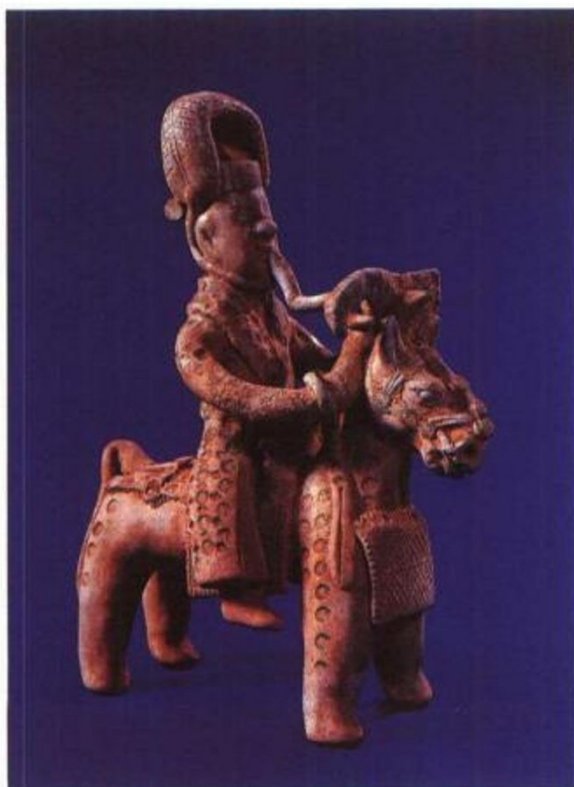
五八〇年，馬鐙由中國傳到西方，至中世紀時，

歐洲的常規軍隊也開始使用馬鐙，進入到騎士時代。

馬鐙



唐代《侍馬圖》中
可見馬鐙懸然



西晉早期騎馬俑
尚未有馬鐙

主編的話

當年，孔老夫子站在岸上觀看江流，發出了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

晝夜」的感嘆。後人大約受此影響，總愛將歷史比喻成「奔騰不息的長河」。可是，這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實在茫無際涯，水深難測。自有人類社會以來，

從古到今，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，還是默默無聞的凡夫，無論是識略過人的史家，還是目不識丁的文盲，都既不可能置身於時代的激流浪花

之外，踏在某一處河岸上冷眼旁觀，也不可能騰空在宇宙的萬里蒼穹

之上，透徹地審視古今或準確地預卜未來。中國古代良史有「秉筆直

書」的美譽，其實（恕我直言），他們的著述已含有太多的「水份」，譬如《左傳》開篇的寫莊公入隧道與姜氏賦詩，《史記》名篇《魏其武安侯列傳》

中的「灌夫罵座」，都有明顯的虛構。幾位絕頂聰明的美國學者撰寫《世界史》，以尼羅河的沉沙為開場白來追述古代文明，實際上也是一種「模

糊史學」。一千五百年前中國的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史傳篇》中指出：修史

者要「表徵盛衰，殷鑒興廢」，「舉得失以表黜陟，徵存亡以標勸戒；褒見一字，貴逾軒冕；貶在片言，誅深斧鉞。」可見主觀性極強。他頗感慨史學家的動機與效果很難統一，故而「追述遠代，代遠多僞」、「記編同時，

時同多詭」。可見「實錄」不易，失真度很高。我以為問題的癥結在

於古代許多政治家過於強調史籍在政治上的諷諫與借鑑作用，使修史者不得不有所顧忌、有所抑揚、有所增刪，他們在記錄、開掘歷史的

同時，又往往掩蓋了不少有價值的東西，將歷史變得單調而又模糊

了。二十年前，我的老師啟功先生就曾針對古代正史的弊端寫了一首《賀新

郎·咏史》詞：

古史從頭看。幾千年，興亡成敗，眼花撩亂。多少王侯多少賊，早已全都完蛋。盡成了，灰塵一片。大本糊塗流水帳，電子機，難得從頭算。竟自有，若干卷。書中人物千千万。細分來，壽終天命，

少於一半。試問其餘哪裏去？脖子被人切斷。還使勁，斷斷爭

辯。簷下飛蚊生自滅，不曾知，何故團團轉。誰參透，這公案？

這真是一針見血！

宋神宗趙顥在爲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所作序的開頭說：「朕惟君子多識

前言德行以畜其德，故能剛健篤實，輝光日新。」如果我們撇開政治的功利不談，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講，這句話倒可以啟示我們認識讀史的目的，

即：增添文史知識，加強品德修養，豐富日常生活。既然歷史是一面鏡子，就不能只反映單調的圖像，只折射出一種顏色。歷史應該是一面絢麗多彩的寶鑑，歷史的借鑑也應該是多方面的。

因此，當香港中華書局約我主編這套「中國歷史寶庫」叢書時，我們很快地達成了這樣兩點共識：作爲雅俗共賞的普及性歷史讀物，一是要把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如畫廊精品般紛陳在讀者面前，而避免單一地敘述各朝各代的「階級鬥爭史」；二是作者應像高明的丹青手作畫一樣，融主觀情感色彩於客觀圖像的描繪之中，不拘泥於歷史的成見。這個想法，也得到了叢書作者們的贊同。理由很簡單：歷史的圖卷本來就不止一個畫面、一種色彩。假如去看達·芬奇(Leonardo da Vinci)的畫展，面對的僅是千百幅一模一樣的《蒙娜麗莎》，即使那微笑的面孔再神秘動人，我相信觀眾們也會興趣索然的。

這套叢書的作者，大多是近幾年來在大陸文史學界成績斐然的中青年學者。

他們學有專攻，在題材的選擇上自然會有所側重，但同時也都盡量注意了廣采博覽，以力圖反映中國古代五彩繽紛的時代風貌。至於在寫作的風格上，除了共同追求語言的深入淺出、通俗簡潔外，無論是材料的概括、分析，故事的鋪敘、描述，還是與此相關的引證、議論，各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。我想，讀一套書，可以領略寫史的多種手法，這對讀者來講，恐怕也是不無補益的吧。

最後，值得一提的是：爲了使這套叢書的內容更完整豐富、形式更生動活潑，更具有可讀性及保存價值，在香港中華書局編輯們的精心策劃與具體研究下，爲本書配置了許多精彩的圖表及簡潔的說明文字。對編輯們付出的辛勤勞動，我們的作者與廣大讀者都是應該表示深深的敬意的。

柴劍虹

一九九一年十月於北京六里橋宿舍